

沈阳出版社

# 温柔之夜

[美] 伯克利·马瑟 著  
傅玢 王小文 译 秋 1



# 温 柔 之 夜

〔美〕伯克利·马瑟 著

傅 玢 王小文 译

秋 石 校

沈 阳 出 版 社

1988年·沈阳

责任编辑:王守勋

装帧设计:松柏

责任校对:少红

Berkely Mather  
The midnight Gun  
St, Martin' s Press, New York

---

根据纽约圣马丁出版社  
1981 年版(第一版)译出

温柔之夜

[美]伯克利·马瑟著

傅 玠 王小文 译

秋 石 校

---

沈阳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 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 2 段 19 号)  
建平县印刷总厂书刊厂印刷

---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字数 1-272000

印张  $12\frac{1}{8}$  印数 1-150000

1988 年 9 月第 1 版 198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7-80556-099-4/I·43 定价:3.25 元

# 1

由海路入香港，黎明之际永远是最美妙的。是时，太阳刚刚冒出海面，晨辉抹在“顶峰”<sup>①</sup>的尖上，但还没来得及荡清低坡处的薄雾。于是，一切都变得柔和起来，可见可闻。这段时间只持续大约半个钟头，通常，“半岛东方轮船公司”的大班船也是在这个时候从公海穿过鲤鱼门海峡，进入这个大名鼎鼎的港口。小贩船和舢板围住大船。海鸥醒来，盘旋着，尖叫着。阳光渐强，还要过上一会儿，维多利亚和九龙两市的轮廓才能清晰分明起来。

眼下正是这一刻。我伫立船头，两眼尽力透过雾气，搜寻着安南谷<sup>②</sup>。这当儿，大副来到指定位置，引船入港。我说声抱歉，正欲离去，他却说：“没关系，斯塔福德先生，您不碍事——不过您要是到船中间去，就会看到两位老先生跳上舷梯了，那儿位置更好。”

我说：“我晓得，家里不论谁到来，家父还是跳，不过乔克老头儿一准儿不跳了吧？”

“他才不呢，”他咧嘴一笑，“头一个上船，到下面的酒吧去。他认为，船一靠岸，苏格兰威士忌马上就没了味道了。今儿他保险来，他的千金不是也到啦。”他伸手越过我

---

① 香港—山峰。

② 香港东北部一地。

一指，说：“您到啦——家族大厦。我们的船龙骨与大厦一成直角，就会听到炮响。现在随时都有可能。”

他话音未落，炮就响了。先是一团白烟，接着停顿了三秒钟左右，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，几乎没有间歇，跟着又是一团白烟，一声轰鸣。我们的头顶上，安南谷那几座丑陋不堪、筑有雉堞的角楼此时清晰可辨，高高地映入天穹。草坪向我们这一方倾斜，草坪中央，我看见三四个人围立在炮位旁。其中一人离开人堆，开步跑向小径的顶端。那条小径从海边的峭壁上蜿蜒而下，通到下面的码头。码头上，一艘白色大汽艇上铜铸的烟囱里正冒出滚滚浓烟。那人应当是我父亲。人家只允许他一个人发射这尊归他所有的大炮，这是他在“叛乱”<sup>①</sup>后从奄奄一息的东印度公司“弄”来的。两声炮响，一声为埃尔斯佩思，一声为我。

“他可真是争分夺秒。”我说，“六十七岁的人啦，那么猛地从陡坡上冲下来，什么好处也没有。”

“他准行。”大副说，“游艇的艇长即便无必要时也会慢速行驶。斯塔福德和麦克默特里两位大亨能乘他的船来我们大船，他就觉得够格了。”他把双筒望远镜递给我。“来，拿这个瞧一眼吧。”

我父亲已经上了码头，他飞身一跃，跳上艇尾。我看见他忙三火四地朝舵手打着手势，催着解缆开船。乔克老头已在船上，和他的老伙伴一道催促船员时，他那满头白发在微风中抖动。

大副抿嘴一笑。“棕色、白色、黄色，各色人种都为两位老先生干活，给他们赚钱。”

---

① 指1857年印度人民反英斗争。

“我懂啦，”我说，“过不多久我也要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了。”

“不过您就不同啦——”

“可不——更他妈受罪。不靠家庭偏爱是老头子的格言。他头五年弄得我兄弟好惨，他也这么告诉我。”

“您兄弟比您大？”

“大多了。实际上大十八岁。其实他是我的异母哥哥。家父结过两次婚。”

“他就是那位要娶我们船上的年轻女士——麦克默特里小姐的人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样说来，年龄上可是有点差别，是不是？隆冬腊月  
和五月阳春？”

“谢谢您的望远镜。”我把望远镜递回给他，说，“我想，该去看看他们上船啦。”倘若别人不是有意无礼，我不愿冷落人，但这要有限度。

不过他是对的。确有差别——不仅在年龄上。约翰四十岁，埃尔斯佩思比我小一岁——而我离二十二岁生日还差几个月。她父亲乔克老头多年“幽禁”着一群姑娘，有座名副其实的后宫。后来，他浪子回头，年逾花甲时娶了总督家的苏格兰女教师，赢得了人们的敬重。那位女士人品出众，相貌清秀，不过正如乔克自己所言：“牙口老了点，怀不得崽咧。”为乔克生下埃尔斯佩思时，她就死掉了。老头子再也没有原谅自己，倾全部心血抚养这个小丫头——完全彻底地把她宠坏了。后来，他送女儿去完成学校教育，先在瑞士，后去伦敦，但别人究竟怎样劝他动了心，却始终是个迷。我认为，我的异母姐姐安与此干系甚大。她是家中长女——比

约翰大两岁，又是我们的代理母亲，愿天保佑她。1869年，一场可怕的淋巴腺鼠疫席卷香港，她们的母亲朱迪思病故，当时，她才十二岁，可事实上，她没要别人帮忙，亲手带大了约翰。十年之后，父亲再度结婚。当我的生母一声不响，与赫特福德郡轻型步兵团的一个副官私奔，从此音信杳无的时候，又是她母鸡护雏似的，把我护在翅膀下。数月后，埃尔斯佩思要人照看，她理所当然地担起了这个担子。于是，我和埃尔斯佩思一道在安南达尔长大了，直到我十三岁上出门远航，去伦敦念书。

来到散步甲板，我找不到埃尔斯佩思的影子。一个船员告诉我，她仍在舱中，于是，我走到下面，敲开了她的舱门。她衣服只穿了一半，我说：“来吧，他们的汽艇现在已经起动了。我们各自的爸爸就要用望远镜一根一根地数船栏杆啦。”

“让他们数去呗，”她绷着脸说。

“别胡扯啦。”我对她说，“他们会找你的。”

“约翰跟他们一道吗？”

“据我所见，没有——”

“噢，不会来，我忘啦。他坐小船就吐，不对么？”

“你是个坏女人，不对么？”我说。

“也许是吧，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我就该象个从远洋轮上当天到达的伦敦佬，就因为两个傻老头子要展览一下自己。上了码头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为举家重聚欣喜若狂呢。”她从一只帽盒里拿出一顶缀着花饰和羽毛的帽子，小心翼翼地戴在高高卷起的头发上，照着镜子打量效果。“我的天，”她厌恶地说，“这玩意儿是我花了十个基尼在庞德街<sup>①</sup>买

① 伦敦一条繁华的商业街。

的，这会儿，看着就象个扣在拖把上的尿盆。我想这鬼地方还没有一个真正懂行的发型师吧？”

“我一无所知，”我说，“别忘了，我已经八年没回来了。你可才离开两年。”

“我希望永远别回来。”她一面说，一面用发卡使劲扎着花饰。

“你早该想到，”我对她说，“可你回来了，就该象个样子。”

她转身望着我。“你不在乎，对吗？”她说，“你就是在不在乎。”

“在乎什么？”我问道，不等她回答又急急地说下去。

“快来。别管帽子啦。甲板上大半女人在任何场合只在头上罩块头巾。”

“她们就该戴头巾，这些该死的懒婆娘！”她说，接着突然嚎啕大哭。

我上前伸出双臂，做了个半真半假的安慰姿势，转念一想，又退回门口。“你要哭得肿眼泡、红鼻头，”我劝告道，“人家就要纳闷是怎么回事——”

“我有个绝妙的想法跟他们讲，”她说：“嫁到你们家的事正让我翻肠倒胃呢。”

“我家哪儿不好？”我问道。

“哪儿都不好。你们家只有一个体面人——就是安。你爸是个自私自利、心黑手狠的老魔鬼，你是个寡廉鲜耻的无赖，而约翰是个肥胖、华而不实的讨厌鬼。”

“那你干嘛还嫁他？”

“这原因你知道得一清二楚。这是定了的——我十七岁以前就定了的——是你那该死的父亲和我父亲搞的——保住



家财不外流——就象印度人和中国人那样。”她伸出手，“给我条手帕。”

我把我的给了她。“你不必勉强，”我说，“他们总不能拖你去教堂吧。”

“要是我不同意成亲，我那可敬的老子哪儿还会让我在欧洲呆两年！”她捂着手帕嘟哝道，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笑你。”我说。“那么说，这是合同对吗？得，我的姑娘，你签了合同，非履行不可喽。跟魔鬼喝汤，你要用他妈的一把长匙子——跟斯塔福德与麦克默特里公司做买卖，就要用把更长的匙子，因为此地不少精明的商人发现，他们吃尽了亏。”

她害羞地破涕为笑，接着，她一边向脸上扑粉——这是“正派”姑娘不该用的玩意儿——一边看着别处说：“巴德——你还记着五月周舞会那会儿吗？”

“不，不记得，”我打断她的话，“你也最好忘掉。倘若你爸爸或是约翰听说你在剑桥呆了整整一个礼拜，连个正经八百的女陪伴都没有，那可不得了。我就遭殃了。”

“那是你活该，”她尖刻地说，“在那儿才一年就被赶出来。”

“正式的说法叫‘勒令退学’。”我告诉她，“可我不是——只不过暂时停学到米迦勒节<sup>①</sup>——但老头子却以此为借口把我拉回来了。快来吧，看在老天爷的份上，好吗？他们现在随时可能停靠。”我抓住她的胳膊时，把她拥到散步甲板上。

船上全体乘客一字排开，站在船栏旁，低头望着下面的

---

<sup>①</sup> 每年9月29日，为英国四大结帐日之一。

游艇。我们挤到人群前面的时候，响起了一片杂七杂八的欢呼声。我父亲已经跳上梯子，攀到半腰了，不过我们正赶上乔克老头飞步跨到梯子的底端，开始爬上长长的梯子。海峡中表面上看风平浪静，可在这里，港口展现在我们眼前，水面上的浪还是相当大的，老家伙准保打湿了脚。但他滴水未沾。我父亲在前，乔克在后，四脚未湿，敏捷地翻过栏杆。

刚一上船，两人都没理睬我，对此我真是感恩戴德。他们咋咋唬唬地宠起埃尔斯佩思来。

“欢迎来家，丫头。”乔克吼着，象头熊似的将她一把抱住。

“你这个老顽童。”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反应准确无误。“你答应等在码头上的。当时我的心都停跳了。你要是失了脚可怎么办？”

“失了脚，香港股票交易所里就会有几张喜笑颜开的脸啦。”他呵呵笑道，“别唠叨你的老爸爸啦，快招呼你罗斯叔叔一声，要不他就不乐意喽。”

她张开双臂，抱住我父亲的脖子。“你好，亲爱的叔叔——很快就得叫‘爸爸’了，对不？你该挨说，懂吗？你怂恿他干坏事。”

“恰恰相反，”父亲答道，“他比我大十五岁。”

“约翰在哪儿？”她问道，四下张望，仿佛巴望约翰跟他们一道来似的。

“码头上等着呢，”乔克说。“你马上就会见到他，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呢。今儿你是我们两个老宝贝的。一同到吸烟室来——香槟酒——敢情吃饭还早着呢。”他们从人群中挤出去，到这当儿，我父亲才向我转过身来。

“身无分文了吧，嗯？”他干巴巴地说。

“您给我寄钱了。”我提醒他，“我自己倒更喜欢去加拿大。”

“冷得要命，”他说，“净是松树，可没有榕树。这地方才是你的王国，我的孩子——你和约翰的王国——不过凭上帝起誓，你得替它出力才行。”随后，他态度为之一变，手搭在我肩上说：“看到你真高兴。忘掉我写给你的那封严厉的信吧。只不过——唔，在你这个年纪，要是我能上大学念书，干什么都会舍得。我认为你拿上大学不当一回事。来吧，别等乔克老头喝成一滩泥。”

我们挽臂走进吸烟室，乔克看来松了口气，他开口道：“啊，这样更好。我告诉这老疯龟（鬼），你没准儿是把尿罐子放在教书先生的房顶上啦，反正又不犯死罪。奶（来），里（你）坐匣（下），趁那帮子人涌上船之前，咱静心静气喝上两口。”

“早晨这个时候，我不喝香槟酒。”我父亲说。

“我也不哇，”乔克附和道，“这不是为了孩子们嘛。伙计——给斯塔福德先生来杯双份的威士忌——替我也再来一杯。”

出于礼貌，我喝了半杯香槟酒，随后便溜了出来。船在九龙一侧停靠了，我站着低头朝码头上望去。此刻，太阳已经升得老高，阳光映出人群中的色彩——衣装鲜艳的欧洲人，惯穿皂衣的广东人，一队着猩红色军装的兵士；时而还有清朝的小官吏，穿着佩玉长袍，头戴孔雀翎。不错——真是各色人等，五彩缤纷，不过与天将破晓时那奇丽的晨光相比，就显得华而不实了。

我看见约翰和安站在斯塔福德与麦克默特里公司的领地上。约翰身穿浅灰色上装，头戴高筒礼帽，满面春风。他比

我记忆中的约翰显然胖了许多——时下的说法叫“大腹便便”。一个“华而不实的讨厌鬼”？的确，他一向有点装模作样，可埃尔斯佩思也确实是恶意中伤。他一直把我当小孩子看待，对我不薄。安呢？她看上去还是老样子——一身白衣，沉静而清新，她总是这般打扮，根本不管其他女人在追求什么款式的装束。我挥手时，他们看见了我。一个毕恭毕敬的巡警为他们从人群中分出一条路，直到舷梯下。他们登上甲板，我迎了上去，把安拉在怀里，吻了吻她的双颊，然后松开手，拉着她仔细端详。是的——还是老样子。她的眼角添了几道细细的皱纹，两鬓有些灰白，然而对我们那充溢的慈爱与温情尤在。

我说：“让我好好瞧瞧。我的天！你比我最后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更漂亮啦。”

“快九年的事了，”她微笑着，“我压根儿没想到你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我。”

“怎么能不记着？”我说，“就是这条该死的船——就在这个地方。我大哭大嚎，爸告诉我要做个小男子汉，否则就抽我的屁股。噢，没错——我全记着呢。”

“我们都抹眼泪了，我想——爸爸也在内。你看上去那么小不丁点儿，那么害怕。”她微带沮丧地摇摇头，“老天——只要想想——那时我就比你现在年纪大。”

约翰快活地拍着我的后背。“欢迎你回家，你这个懒散的坏小子。我的未婚妻哪儿去啦？”他嚷道。

“跟老爷子们大喝香槟酒呢。”我说着跟他握手，“你好，约翰。回到家真高兴。”

这时，其他人也来与我们相聚了。约翰简直是把埃尔斯佩思抱得两脚离了地。她尖叫着，用小拳头锤着他的肩膀，

一个《南华邮报》的华人摄影师围着他们跳来跳去，头上和照像机上蒙着一块黑布，请求他们摆个姿势，稍停片刻，但父亲断然命令他走开。他可不赞成情感的公开陈列。不过乔克老头倒是同意了，他两手搭在他们两人肩头，拥抱着，冲照像机微笑，镁粉闪光灯刷地一下，冒出一股青烟。

我们乘公司船队中最大的游艇到港口对面的岛上去。家里的人被各部门的首脑们包围了，女人们簇拥着埃尔斯佩恩和约翰，吱吱咕咕说个不停，她们的丈夫则留心在两位老头子面前保持论资排辈的严格次序——但乔克溜出来，在船尾找上了我。

“怎么啦，小子？”他轻声问。

“没事，乔克大伯。”我肯定地对他说。

“是乔克。”他纠正道，“你不再是黄口小儿啦。二十一岁出头，这一切都有你的份儿。”他挥手朝眼前的水面一扫。“我看，你脸绷得过火了点。别吓着你。你们俩儿接你爹和我的班之前，要学的还多着哪。你可要学——还得快学。你老子刚成年就在这里打下了根基——你俩儿跟他二样不差。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带我从印度到这里的那一天。嘿，他生来就发财，有捷径可走，因为他要从一个阔佬手里继承一笔遗产，但他呢，早在继承遗产之前就在这块儿立了家业。你刚从鲤鱼门海峡过来，坐着大汽船，有人侍候，喝着香槟酒。他却是坐一条中国舢板到的，裤子太短，后脊梁从凳子空隙中露出来，腰包里的钱加在一块也没有两个大子儿。你没听过全部故事吧，是不？”

“小时候从安那里只听过一些片断。”我对他说。

“赶明儿我全讲给你听，”他说，“有些事连安都不晓得。”船中央爆发出一阵大笑声，他转过身去。“是我那丫

头。”他喜滋滋地说，“谢谢你一路上照顾她。”

“愿意效劳。”我说。

“对我说来，咱们两家人的这一结合就意味着一切。”他接着说，“好些嫉妒的家伙说，这不过是桩双方满意的买卖，肥水不流外人田——我可知道不是这样。啊，的确——约翰比埃尔斯佩思大一些，可大上几岁算什么？你要是已经眼瞧着八十三年岁月流逝，这几岁不算个啥。他是埃尔斯佩思的如意郎君。安静，稳重，可脖子上长着一个了不起的脑袋——象你爸爸的一样，老天给的，事情一看就透。而且他对埃尔斯佩思崇拜得五体投地。她离开这一段，他可熬苦啦。我只是希望这个小丫头片子明白这一切。”

“我肯定她明白。”我说。我抬头望着上空隐约可见的“顶峰”。“山上比我记忆的好象多盖了些房子。”

“噢，对啊。眼下这地方可漂亮啦。小道弯弯曲曲一直通山顶，装了煤汽灯，至少五十码一盏。天一黑可有看头呢。”他指点道：“那就是我的小窝（屋）——山嘴子尽头那幢白色的。”

“照我看并不那么小。”

“是不小——我不想说的得意洋洋。那是新婚夫妇要住的——就在上边，靠右。这是我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。”

“也蛮好的。”我说，“我父亲从没打算住在山上吗？”

“没。没人能让他离开安南谷——象座大营盘。他在岛子那一端环顾四周，就是一方霸主，而且他还能在节假日里放那门大炮，市议会管不着。”

“是的，我们过峡时听到了——两炮。”

“他后来一直喜欢这门炮。老女皇陛下的登基五十周年纪念日，鸣炮四十二响。接着是皇太子的生日，二十一响

——中国的新春佳节——约翰和埃尔斯佩思的订婚日。他一次机会也不放过。他爱这门炮。我们在印度吃粮当兵的时候，他指挥这门大炮，就象他说的，“叛乱”<sup>①</sup>后“英国佬公司”<sup>②</sup>破了产，他打那儿把炮买下了。我们把这门他娘的大炮从坎普尔<sup>③</sup>北部一直拖到阿拉巴德<sup>④</sup>边上——穿过丛林——接着用大炮打了一仗。”

“我一向在剑桥读历史，”我对他说。“您真该在那儿教书。我从您这儿比从我的老师那儿可他妈的学到的多。”

“去你的吧，”老头子说，对我的恭维满心欢喜。“你该要你爸爸讲讲过去那些日子。他比我念的书多。得，我们到墨累石阶<sup>⑤</sup>啦。你知道怎么安排的吗？先在市议会厅讲话祝酒——接着由我在俱乐部设宴。以后嘛，你和约翰跟你爸爸一道回安南谷，一直呆到礼拜三举行婚礼，城里没有人会去找你们。这样一来，你们爷仨就有个讨论商定事情的机会啦。回头见，小子——再说一遍，你回来跟我们在一起真是太好了，你属于这里。”

我望着叽叽喳喳的人群零七八落地走过石砌码头，上了港口街。我转过身，朝一英里宽的港口对面九龙的码头上望去。一条船正开航，发出的汽笛声在环抱的群山回荡。我记得，我当时求上帝保佑，希望在这条船上。不管他们出于好意会说出些什么，这不是我的地盘。我再也不属于这儿就是了。

---

① 见前注。

② 英国在印度设东印度公司的另一称谓。

③④ 均为印度城市名。

⑤ 香港岛上一码头。

婚礼颇为壮观。大教堂里堆满了从新界，甚至远从广州运来的鲜花。埃尔斯佩思穿着结婚礼服，头戴白纱，漂亮极了。礼服是特意在巴黎订做的，为了合身三次渡过英吉利海峡送往伦敦试装。总督早已把总督府和大花园交给乔克老头随意使用，《南华邮报》把这次招待会描绘成本殖民地历史上最为辉煌盛大的聚会。由于香港的冒险商们一向相识，便由我们公司和别的豪门大户派出年轻力壮的汉子组成一队人马，弄来司令官专用马车上的马匹，和当地驻军军官们一起把这对幸福的新人用车拉下墨累石阶，然后放小船送他们到“春花”号——斯塔福德与麦克默特里公司船队的旗舰上去。他们要乘该船进行一次蜜月和生意兼顾、为期四个月的长期旅行，到我们在菲律宾群岛、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设的分号去。举城同庆。“顶峰”的尖儿上燃起一堆篝火，放起花炮，港口上排起一队彩船。

随着涨起的晚潮，“春花”号驶往鲤鱼门海峡，父亲、安、乔克和我及时赶回安南谷鸣炮送行。后来，安悄然告退。我们让新郎新娘双双干杯，接着分别为他们干杯，又互相干杯，还为我即将进入公司干了一杯祭酒，又为乔克、为我父亲干杯，这样一直喝到夜半更深。乔克酩酊大醉。我呢，三四回奔到落地窗外呕吐过后，傻乎乎地越喝越多。但据我记得，父亲仍然一动不动，非常清醒。

是可怜的安完全出于无意引起了第一场风波。家里的仆人所当然地放了一天假。下半夜，安下楼给我们煮了些急为必要的咖啡。她端着托盘进来说：“你们这些男子汉知道是什么时辰啦？”我则象个傻瓜似的，傻愣愣地说：“我当然不知道。没表么。”说罢拿出空表链头给人看。

“你的表哪儿去啦？”父亲问。



“当啦。”我答道，接着格格一笑。

“当啦？”父亲说。

“当啦，抵押啦，塞给当铺啦——或者说典押啦。”我相当“精辟”地解释道。

“可是为了什么呢？”父亲问道。

“需要现款。”我不管不顾地冲出窗口吐起来。

“但是你有一份津贴。你觉得不够花么？”

“没，可有帮精明的叫花子象猛犬一样跟在我屁股后面——”我开口道，接着一看见父亲脸上冷森森的怒容，我就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了。我立即冷静下来，说声“对不起，”从落地窗口再次走出去。见他妈的鬼！我心里气极了，我怎样拿自己当傻瓜啦？我的津贴一向够用，甚至有余，而且我不欠帐——只是在剑桥最后一个礼拜花天酒地了一番，请了二三十位在校生的客，没有足够的现款付帐——于是，我把那只表当了十镑，念念不忘要赎回，可我临行前没有时间。更糟的是，那块漂亮的金猎用表还是老头子在我十八岁生日时送给我的礼物呢。

我在凉爽的夜风中呆了许久才寻路回转来。我已经打定主意，把事情讲清，对我举止失礼道个歉，可一听到父亲的说话声，我便在黑洞洞的走廊上停住了脚。“——他在伊顿公学那一段，每次报告都一模一样。天资聪慧，但毫无责任心——缺乏个性——”

“你不能这样说嘛，”乔克干预道，“他是你的儿子——”

“我时常怀疑。”父亲简单地说。

“别瞎扯，”乔克道，“他是你的儿子，你也清楚。去你的吧，阁下，他活脱脱就是当年的你。我老糊涂了，不中